



茄树开花

□向军

茄子即将过季的时节，露台上那株茄树却意外缀满了花苞。当这份惊喜撞进眼底时，着实有些突兀，像久寂的窗台忽然落了只振翅的彩蝶。

我生在乡下，即便在都市辗转三十年，骨子里自带的农耕烟火气仍没散去。侍弄盆栽蔬菜，于我而言不只是习惯，更像牵着乡愁的根，不敢松也不愿松。四年前春节，我特意从乡下拉了几麻袋熟土，装满网购的大花盆，在露台搭起了“小田垄”。初春的风还带着凉，我掐着时节，赶早坐公交去人和农贸市场，从地摊上挑了茄子、辣椒、黄瓜和番茄的小苗。那些嫩茎顶着两瓣圆叶，像刚睡醒的娃娃，我小心托着带回家，栽进还带着田埂气息的泥土里。

在乡下时，我种庄稼是把好手，可到了露台上，这些菜苗却总不遂人愿。辣椒还算给面子，到了花期便缀满细碎的白花，没多久就冒出一颗颗青绿的小果，透

着生气。可茄子、黄瓜和番茄，花倒开得热闹，花落了却不见果影。等盛夏一到，烈日烤得露台像蒸笼，黄瓜和番茄的叶子先蔫了，没几天就枯成了褐色，彻底“缴械”。五株茄子苗，最后也只剩了这一株。为护住它，我在露台上拉了防晒网，每天傍晚搬着小板凳蹲在旁边看，生怕哪片叶子又被晒卷。好在它没辜负这份心思，采收季时，竟挂了两个细长的紫茄。有回挚友来做客，我兴冲冲摘了炒成下酒菜，满心以为是“生态好味”，入口却味同嚼蜡，那一刻的失落，比没结果时更甚。

后来才想通，茄子结不结果、好不好吃，其实没那么重要。真正让人踏实的，是看着自己栽下的小苗熬过酷暑，从蔫哒哒的细茎长成能挂果的植株；是当初埋下的“希望”，真的有了回应。这份回应，比茄肉的滋味更让人记挂。

自那以后，这株茄子便没再开过花。到了茄子该拔秧的“收头”季，它却仍枝繁叶茂，看不出半点要“退休”的意思。我不忍心拔，就把它留在花盆里。冬天寒潮来的时候，叶片冻得发脆，我以为它熬不过去，没想到开春后，它竟从枝干底部冒出

了新芽，枝干一天天变粗，枝叶也蹿得更密。我怕叶子太密抢了养分，还小心剪去些老叶。可转眼又到了花期，这株长得比普通茄子壮一倍、高约一米五的“茄株”，却始终没动静——枝丫间只有绿，没有一点花的影子。

我向来有耐心，静等着它“开窍”。一年过去，它只顾着长个子；两年、三年，盛夏的烈日把它晒得叶片卷成筒、枝干发皱，可只要浇上一壶水，不到两个小时，它又会慢慢舒展开叶子，恢复生机。就这么熬了几年，它竟长成了近两米高的“茄树”，主干粗得快赶上小臂的一半。朋友来家里做客，都以为这是株名贵的观赏树，听我说这是茄子时，无不瞪圆了眼睛，连说“从没见过”。

期待这株茄树开花结果，成了我每年的必修课。可失望次数多了，我那点耐心也快磨没了，甚至好几次伸手想把它拔掉——觉得这就是株不结果的废材。但每次手刚碰到枝干，又劝自己：再等等吧，万一奇迹来了呢？

日子一长，我慢慢忘却了让它结果这回事。浇花时顺手给它浇点，顺便拔

掉根边的杂草，只把它当成了露台上的风景。没想到，近日它竟悄悄缀满了淡紫色的花，一朵挨着一朵，在绿叶间笑得热闹。

看着满树怒放的茄花，我忽然觉得，这株茄树多像身边的孩子啊。恍惚间想起曾读过的一段话：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，只不过花期不同。有的花，春天一到就灿烂绽放；有的花，要等过夏天、秋天，才肯露出花苞。别看着别人的花怒放了，就急着催自己的种子——要知道，是花就有自己的花期。细心呵护它，陪着它晒太阳、淋场雨，看着它慢慢长大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要相信孩子，更要静待花开。哪怕最后它没开出花也没关系，因为说不定，它本就是要长成参天大树的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）

深夜捉贼

□洪德斌

月色昏暗，四野阒寂。父亲带领二叔、小叔来到村后支渠旁，指着一块玉米地，让他们埋伏其中，等待窃贼到来。

这是四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时，父亲三十来岁。一天晚上，父亲用板车拉完地里的粮食，把板车搁在院门外，径直进了院子。吃了晚饭，准备休息，突然想起，板车还在院外。赶紧出门，板车只剩一副木架，颓然躺在地上，车轮却不见了。

那个年代，板车是农家的重要工具，用来拉粮食、拉木头、拉肥料，省力得很。板车结构简单，由一副木架和一对车轮组成，一对车轮固定于车轴两端，木架置于车轴上即可使用。木架可请木匠，用自家木料打制，车轮则须拿钱到集上买。但农家缺钱啊，有些人家买不起，所以板车也不是家家都有。没有的，难免见利忘义，盗窃之事偶有发生。

父亲找不到车轮，自然明白，车轮被人偷了。心疼、后悔，都无济于事，得找到贼。会是谁呢？乡风淳朴，村民穷是穷点，谁也不愿当贼，传出去还怎么在村里混。但也有例外，村中有一光棍汉，喜偷鸡摸狗，村民尽知。父亲揣测，车轮丢失，八成是他所为。

父亲沿公路追去，可夜色沉沉，什么都看不到，窃贼恐早已逃之夭夭。父亲追来追去，毫无所获。父亲转念一想，若为光棍汉所为，他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，天

刚黑就扛着车轮往家去，万一路上遇到熟人，不就露了马脚？他定是先藏了东西，待夜深人静了，再来扛。

他会把东西藏哪儿呢？村庄周边皆平地，庄稼已割完，无遮无拦，恁大个车轮，是藏不住的。父亲反复琢磨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，藏匿绝佳之地莫过于路边支渠。支渠干涸，杂草丛生，父亲摁亮手电，沿着支渠寻找，没多久果然找到了，车轮为杂草遮盖，不仔细找很难发现。

东西找到了，失而复得，父亲舒了一口气。按说，他把东西扛回家，也就完事了，但父亲不这么想，他觉得，要捉住偷东西的贼，给他点教训。父亲回家，找来二叔、小叔，他们都是十几岁少年，听说要捉贼，紧张又兴奋，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他们按父亲安排，躲在玉米地里，夜色藏着他们，支渠杂草里藏着车轮。

二叔、小叔盯着支渠，守株待兔。时间好像突然变慢了，一分一秒地走，蚊虫猖獗，身上鼓起的包越来越多。真难捱啊！他俩咬着牙，焦急等待。乡村的夜晚，人们睡得早，村庄寂静，唯虫声不断，狗吠时有时无。终于，夜深了，村庄更静了，在深沉的静里，他们听到脚步声由远而近，由轻而重。幽暗的公

路上，一个黑影出现了，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。二叔、小叔毛发竖起，手心冒汗，心怦怦跳。

黑影走到藏匿车轮的支渠边，停了下来，观察一下周围，确信无人，这才跳下支渠，把车轮搬上公路。这一切，尽在二叔、小叔的监视下。待黑影扛起车轮，准备离开时，他俩大喝一声，一跃而起，从玉米地里冲出来，扑向黑影。黑影吃了一惊，他没想到竟然会有埋伏，慌忙丢下车轮，沿着公路逃窜。黑影跑得太快，二叔、小叔追不上，望贼兴叹，只能大声呼喊：“抓小偷，抓小偷。”听见吼声，黑影跑得更快了，一转眼，遁入夜色，不见踪影。

二叔、小叔停下脚步，气喘吁吁。父亲突然从路边走出，说他在埋伏路边多时，已看清黑影真面目，正是光棍汉。二叔、小叔疑惑，问他为何不拦住小偷。父亲似乎早有主意，摇摇手：“不可。我思虑再三，捉他不如驱赶；驱而不捉，留其颜面，又可破其贼胆。”果然，从此我们家再没丢过东西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巴南区财政局）

思念拔节的日子

□王云

“年怕中秋，月怕十五”，时光如水，转眼又是一年月圆。这是个让思念悄然拔节的时节。当明月爬上枝头，清风拂过窗棂，那些关于月饼的香甜记忆、关于儿时的温暖片段，都在心间悄然绽放。

一江有月千江月，一缕月光万缕思。于我而言，月亮不只是夜空中最明亮的存在，更是照亮我年少时光的灯——尤其是初中那段回家的路。从学校到家，要拐几道弯，蹚几趟水，爬几回坡。白天的我们是追风少年，大人要走半小时的路，我们连跑带跳十分钟就能到。可当夜幕降临，勇敢便化作了小心翼翼的胆怯。没有月光的夜路格外漫长，我们只能借着火把跳跃的光晕，摸索前行。同行的四个伙伴里，我们两个女生总是紧跟着男生的脚步，每一步都走得神经紧绷。调皮的男生总会突然指着远处：“快看，那个白的是什么！”惊叫声顿时划破夜空，明知是恶作剧，却还是忍不住加快脚步往家赶。而中秋前后的赶夜路，却是记忆里一个温柔的片段。皓月当空，不必举着火把赶路。我们踏着银白的月光，有说有笑地走着。不

知是谁起了头，那首熟悉的童谣便在夜色中荡漾开来：“月亮一走我一走，我给月亮背背斗，捡分钱，吃杯酒，还吃杯，哪里有，大姐梳的卷卷头，二姐梳的菜花头，菜花不菜花，打到对门的干亲家……”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稚嫩的歌声飘向天际，连月光都仿佛被唱得更亮了。男生们也收敛了顽皮，大家分享着白天的趣事，谈论同学、老师，也谈论学习和未来……

八月十五月正圆，中秋月饼香又甜。小时候吃月饼是为了那份难得的甜，长大后吃月饼，品的却是团圆的滋味。记忆里的月饼，总是包裹在简陋的油纸里，四五个叠成一摞，用印着“中秋月饼”的大红纸包着，麻绳一捆，就是最珍贵的礼物。馅料无非是花生、冰糖，整个月饼都硬邦邦的。可就是这样朴实的月饼，在我家也是难得的奢侈——那是父亲用卖青菜的钱换来的。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，这份甜蜜总是留给我。我总把一个月饼掰成好几份，算计着日子慢慢品尝。

直到李小妹搬到隔壁，我才见识到月饼原来可以这般千姿百态。她姑姑从福

建带回的月饼，酥软香甜。她总会偷偷给我捎来一块，看着我像捧珍宝般捧着那圆圆的月饼，轻轻咬下一口，任由香甜在唇齿间流淌。连掉在手心的碎屑都要仔细舔净。作为回报，我会和她分享藏在心底的小秘密，还有家里的秘制辣菜。就这样，在月饼的香甜与秘密的交换中，我们结下了最纯真的情谊。

工作后，吃月饼成了一种仪式。每到中秋，远在异乡的我总会准时接到父亲的电话：“中秋了，记得吃月饼啊。”简单的一句话，盛满了他沉甸甸的牵挂。如今回到故里，每到中秋，我都会挑几包父亲最爱吃的月饼，带着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地陪他过节。我也总会像他当年叮嘱我那样，对他说：“中秋了，一定要吃月饼哟！”

夜幕低垂，明月悠然升起。手捧酥香的月饼，仰望满天清辉，不禁轻声问天：人生能得几度中秋？中秋能见几回明月？明月能照几人团圆？月饼能品几番滋味？

（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）

目光里的河

□春晓

小嘴巴吐出星星的时候
我的眼睛是盛着光的碗
他睫毛上跳动的雀跃
比夏夜的萤火虫更亮几分

忽然就看见多年前的自己
攥着半块橡皮站在原地
那个穿红花白裙的身影总在忙碌
我的故事碎成风里的蒲公英

原来那些没被接住的期待
都长成了今天的俯身倾听
我捧着他递来的细碎的欢喜
像捧着当年那个小小的自己

生命是条环形的河
从前我仰着头盼一叶舟
如今我撑着船渡另一颗星
波光里全是被温柔接住的曾经

（作者系心理咨询师）